

中国书画



启功、邸廷霖双人集

中國詩書畫出版社 出版发行

桃李满天下

铁植先生永启功

启功

白



著名导演丁荫楠在开幕式上致辞 董浩宇 摄

电影《启功》即将开拍

中国经济网北京4月7日讯(记者张济和) 为筹资拍摄我国书法泰斗启功先生的人物传记故事片《启功》，由中国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功德天品——全国书法名家向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捐赠书法作品展”捐赠仪式日前在北京举行。

启功先生道德文章，堪为世范。他淡泊荣利，爬梳治学，孜孜以求，一丝不苟。他对当代诗书画、文物鉴定的引领，对中国书法事业的奉献，对文气、正气、大气书风的倡导，至今仍是中国书法的宝贵财富。

2011年5月，中国文联、中国影协等单位筹划拍摄启功先生的传记电影，再现这位中国文化艺术泰斗的传奇一生，塑造中国文化大家的完美形象。该片已获国家广电新闻出版总局电影局批准，由中国影协出品，著名导演丁荫楠执导。

2012年底，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为该片资助了启动资金，设立了“启功书法艺术专项基金”，期望通过广泛宣传和动员，让更多的有识之士参与到这项文化盛事中来。中国文联主席孙家正对影片寄予厚望。孙家正表示：“启功先生是当代中国著名的文化大家，其文人风骨、学术精神和师长风范均令人敬仰。将启功先生的一生搬上银幕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大事。导演丁荫楠先生堪当此任。”

电影《启功》即将开拍，等待了三年的愿望即将实现，导演丁荫楠非常激动。他说，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在剧组最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给予了剧组巨大支持。这种扶持文化艺术的义举，令人肃然起敬。他要在这部电影中注入这种义举所代表的正能量，体现与我们祖国相称的文化精神价值。他表示，一定不负众望，拍出具有中华文化情怀的精品力作。

据悉，由“启功书法艺术专项基金”资助的微电影《启功轶事》在去年首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暨亚洲微电影“金海棠奖”的评选中，荣获了金海棠最佳纪实微电影奖。



启功简介



启功（1912年-2005年），字元白，也作元伯，号苑北居士，北京市满族人，雍正皇帝第九代孙。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鉴定家、红学家、诗人、国学大师。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西泠印社第六任社长，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

启功轶事

一

随着电脑成为不可或缺的工具，人们逐渐摆脱了传统的“笔，墨，纸，砚”，越来越多的人习惯用电脑“写”字，还希望电脑“写”多种风格的好字。在方正集团推出方正启体等18款新字体时，启功应邀来到方正集团字模部现场，饶有兴趣地观看了电脑造字过程的演示，并就电脑造字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作为著名书法家的他对于将传统书法艺术与现代电脑技术的结合大加赞赏，连说三个“好”字。如今，以之为源的方正启体点画活泼，体势清朗，眉目清秀，体态大方，体现了启体典雅道丽、豪迈潇洒的书法风格，具有明快大方的特点。他早就笑称：“我就差公厕没写字了。”那是“东方之子”的名人访谈节目，记者是把启功作为大书法家来采访的。可是启功首先声明他不是一个书法家，他说他首先是一个教师，然后勉强算是一个画家，书法只是他的业余爱好而已。

书法家，文物家，史学家，所有的光环在他看来都是“副业”。他说：“我的主业是教师。”但他又从不以“教人者”自居，而总是那样谦虚自抑，不让人称是他的“学生”。

二

集诗、书、画和文物鉴赏于一身的启功，是享誉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他对历代作品特征、作者风格了然于心，见识卓异，加上他有丰富的文物知识和文史修养，又熟谙典故，劣品和赝品总逃不过他的目光。难以理解的是，他对个人的作品从不看重。有个铺子是“造假作品”的专卖店，标价不高，有人看了问店主：“是真的吗？”店主也挺痛快：“真的能这个价钱吗？”后来启老听说了这件事，就来到这个铺子，一件一件看得挺仔细。启先生谁不认识

呀！有人就过来问：“启老，这是您写的吗？”启老听了，微微一笑说：“比我写得好。”在场的人全都大笑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启老又改口了：“这是我写的。”事后他向我们解释，他说：“人家用我的名字写字，是看得起我，再者，他一定是生活困难缺钱，他要是找我来借钱，我不是也得借给他？”他撰文称赞明代文征明、唐寅等人，说当时有人伪造他们的书画，他们不但不加辩驳，甚至在赝品上题字，使穷朋友多卖几个钱。让那些穷苦小名家得几吊钱维持一段生活，而有钱人买了真题假画，损失也不会多大。这观念虽不合知识产权保护法，却体现出启功一向的仁者情怀。

三

启功在“上大学”一文中特别强调，“恩师陈垣这个‘恩’字，不是普通恩惠之‘恩’，而是再造我的思想、知识的恩谊之恩！”为感谢陈垣先生对自己的培养并作永久纪念，启功于1988年8月义卖书法绘画作品，以筹集基金为北师大设立“励耘奖学助学基金”。此后两年时间里，启功几乎达到了“手不停挥”的创作境界，常常是夜半书写，还捐出1万元作为装裱费。1990年12月，《启功书画义展》在香港隆重举行，从300多幅作品中选出的100幅字、10幅绘画，被香港热心教育的人士认购一空，加上启功应社会各界需要所写的100件作品的酬金，共筹得人民币163万元。当学校建议奖学金以他的名字命名时，启功推辞，他说：“以先师励耘书屋的‘励耘’二字命名，目的在于学习陈垣先生爱国主义思想，继承和发扬陈垣先生辛勤耕耘、严谨治学的精神，奖掖和培养后学，推动教学和科学的研究事业的发展。”

他总是说过去需要钱的时候没有钱，日子真难过，我的母亲、姑姑、老师、老伴儿，他们活着的时候，我没有钱让他们过好日子；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他说：“我们是有难同当，但没能有福同享。因此我的条件越好，心里就越不好受。我只有刻苦一点，心里才平衡一些。”

桃李满天下

铁植先生永启功

启功

白



著名导演丁荫楠在开幕式上致辞 董浩宇 摄

电影《启功》即将开拍

中国经济网北京4月7日讯(记者张济和) 为筹资拍摄我国书法泰斗启功先生的人物传记故事片《启功》，由中国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功德天品——全国书法名家向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捐赠书法作品展”捐赠仪式日前在北京举行。

启功先生道德文章，堪为世范。他淡泊荣利，爬梳治学，孜孜以求，一丝不苟。他对当代诗书画、文物鉴定的引领，对中国书法事业的奉献，对文气、正气、大气书风的倡导，至今仍是中国书法的宝贵财富。

2011年5月，中国文联、中国影协等单位筹划拍摄启功先生的传记电影，再现这位中国文化艺术泰斗的传奇一生，塑造中国文化大家的完美形象。该片已获国家广电新闻出版总局电影局批准，由中国影协出品，著名导演丁荫楠执导。

2012年底，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为该片资助了启动资金，设立了“启功书法艺术专项基金”，期望通过广泛宣传和动员，让更多的有识之士参与到这项文化盛事中来。中国文联主席孙家正对影片寄予厚望。孙家正表示：“启功先生是当代中国著名的文化大家，其文人风骨、学术精神和师长风范均令人敬仰。将启功先生的一生搬上银幕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大事。导演丁荫楠先生堪当此任。”

电影《启功》即将开拍，等待了三年的愿望即将实现，导演丁荫楠非常激动。他说，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在剧组最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给予了剧组巨大支持。这种扶持文化艺术的义举，令人肃然起敬。他要在这部电影中注入这种义举所代表的正能量，体现与我们祖国相称的文化精神价值。他表示，一定不负众望，拍出具有中华文化情怀的精品力作。

据悉，由“启功书法艺术专项基金”资助的微电影《启功轶事》在去年首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暨亚洲微电影“金海棠奖”的评选中，荣获了金海棠最佳纪实微电影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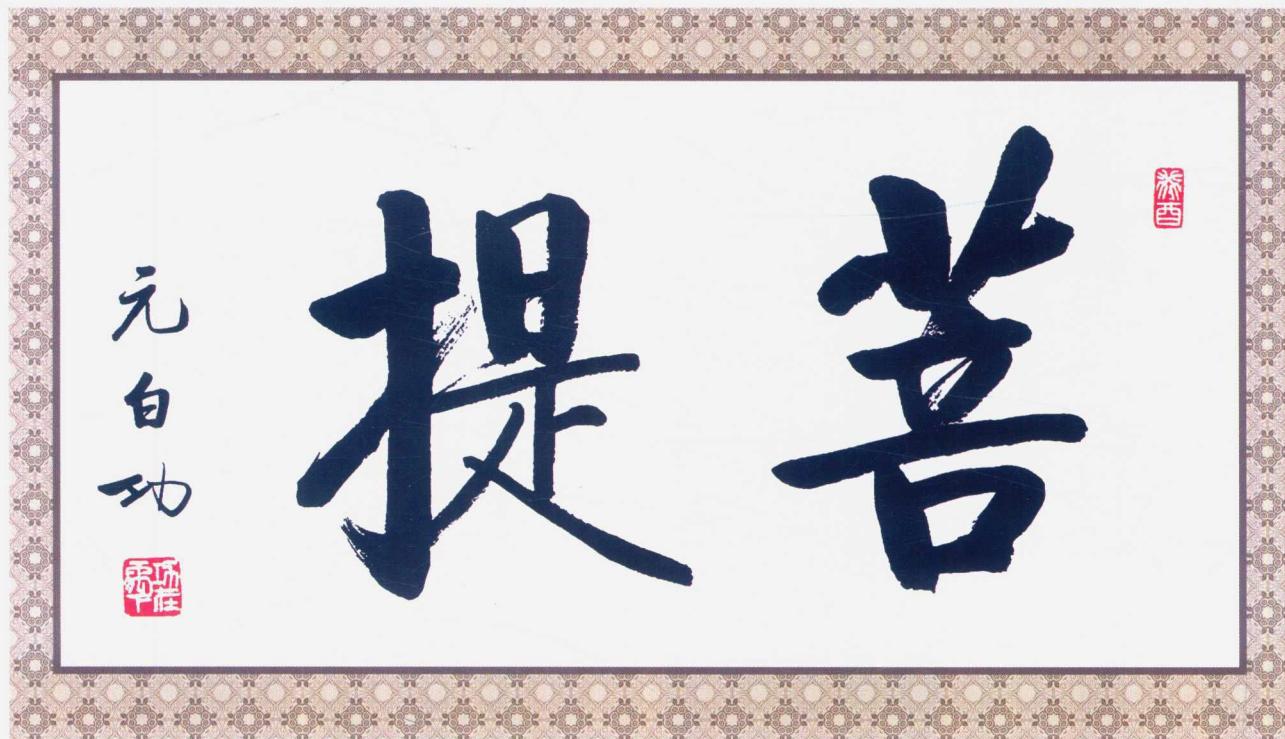


益
延
壽
年



永明 日志 雅居
一九八七年
启功書
啟功







福如東海長流水
壽比南山不老松

一九八一年六月



启功书于北京



一九七九年冬 启功



拔地离天翠色寒未能入手作虚竿
徐倫百尺半鐘空縛葉葉枝剪難

聖淨 启功筆









鵬魚比

九月廿九日
啟功書

安井先生指正
一九四四年
啟功

壽比南山



啟功

那启贤： 我与启功先生的交往



启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贡献卓著的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是一位爱党爱国的民主人士。他尊师重教，为人师表，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党的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我是1942年与先生相识，并拜为书画老师的，至今已70周年。

1941年夏末，启功先生的书法展在北平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办。我渴望见到他，是在参观了先生的书法展之后。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一走进展室，就见到挂满了启功先生精心创作的书法作品：有中堂、条幅、楹联、扇面，还有没装裱的作品；有榜书、草书、行草、行楷，还有临摹晋唐的名人名帖，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这是我第一次观看个人书法展，眼界大开，流连忘返。我接连参观两次，一是为了加深印象，二是想见到作者，但事与愿违，一直没能见到启先生。

1942年暑假，我们十多位男女同学，有辅仁大学美术系的，有国立艺专的，正在爱新觉罗·溥松窗先生（1913—1991）家中学画，突然有人喊：“启先生来了！”接着有人开门，有人让座，溥先生也放下手中的画笔，站起身来欢迎，并让启先生宽衣。我见来人，中等身材，身穿白夏布长衫，黑色圆口布鞋，手拿一折扇。圆圆的脸，戴着一副黑边圆形眼镜，满面笑容地进来了。宁静的画室顿时活跃起来。屋里的十多个人，只有我一人是第一次见到启先生，于是溥先生给我引见，说这是启功老师。我上前深深地给我仰慕已久的老师鞠了一躬，叫声：“启老师好。”先生和颜悦色地问起我的姓名、年龄、在何学校等，我都一一作了回答。从此，我与先生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师生之情。

此后，凡是同学们到溥先生家学画时，启先生都赶来为大家评评作业，答疑解惑。两位老师的密切往来，不仅是因为住得近，同在辅仁大学任教，还因同为满清皇族的爱新觉罗家族。溥先生是清亲王的孙子，曾祖父是道光皇帝；启先生的先祖是雍正皇帝的第五子和亲王，其后人逐渐分离出王府，靠科举考取官职，曾祖父溥良中进士入翰林，祖父毓隆也是翰林。从家族的辈分讲，启先生比溥先生小两辈，按年龄，启先生还长一岁。成年后，两人同为“松风画会”的成员。

我们这些在溥先生家中学画的同学们，实际上是在二位老师的共同悉心教导、传承之下学习的。溥先生把每个同学的作

业批改后，即忙于创作；启先生是以口述讲评为主，很少动手创作，但有时也给同学画个册页，写个扇面等。

在二位老师的精心教导下，经过三年多勤学苦练，我的山水画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提高。1945年夏，我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国画系。入学后，到溥先生家去得少了，见启先生的机会也少了。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我没能来得及向几位老师告别就离开了北平，到解放区正定去了。

这一别就是整整30年。

“文革”后我调回北京工作，即开始寻访启功先生。我已听说了先生这些年的不幸遭遇：1956年，自幼抚养先生成人，相依为命的慈母和未出嫁的姑姑相继病逝；1958年，在北京画院协助工作的启功先生被划为“右派”，剥夺了执教资格，停发工薪；1966年，在“文革”中受到批判；1975年，夫人章宝琛病逝，先生无子无女，孤身一人寄居在内弟章宝珩家，同年大病，险些丧命……年逾古稀的启先生能够承受住如此一连串的沉重打击，着实令人慨叹！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1978年秋，我住在西直门招待所，距启先生居住的小乘巷很近。一天晚饭后，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先生住处，来开门的正是章宝珩先生。只见院子不大，满地落叶，北房三间是章先生住的，两间平顶南房是启先生住的，正如先生自述的“宿舍两间，各方一丈”。我推门进入，见外间除在墙角支着一张木板床，堆有杂物外，没有任何东西。里屋挂一白布帘。挑开门帘，只见启先生半躺在一张单人床上，室内一桌二椅，靠墙是一大书柜。我见先生起来，立即上前敬礼、问好，紧紧握住先生的手。先生对我的突然到来，一时目瞪口呆。当我坐下之后，才慢慢向先生汇报了我这30年的简要情况，并约定过几天再来看望先生。

这一年的秋、冬是我到启先生家次数最多的时期。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刚刚得到彻底平反，很少外出，客人很少，我的工作也不忙，一般吃过晚饭就没事了。每次见面，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

和启先生交谈，主题总离不开书法。有一次先生讲到“书

体”时说：“中国汉字的演变过程经历了从甲骨、金文、大小篆、隶和楷、行、草各个书体，这是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演变来的。不能说篆、隶优于楷、行、草，书体本身没有优劣之分。”当然在笔法、结体、章法上各有不同，各有特色，各有各的美。我知道先生从不写篆隶，所以，在谈到作为一位书法家要不要做到“各体皆精”时产生了分歧。我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做到，先生却认为：“为了画鸡还要先画蛋，画蝴蝶先要画蛹吗？”我坚持说：“书法家还是应该兼攻各体，这样才能博采众长。”先生又说：“唱京剧的青衣还会唱花脸吗？”这个问题没有再争论下去。

经过一段时间与启先生的密切接触，以及广泛深入、无拘无束的交谈，我受益匪浅，深深感悟到先生的人生理念、崇高的道德品质、渊博的学识、在书法艺术上的深层次探索，以及严谨科学的治学精神，无愧为令人尊敬的永世师表。遗憾的是以后的岁月里，再也没有如此机遇了。

1982年，启功先生时逢古稀，离开了蛰居20多年的小乘巷，搬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舍。这栋位于北区的6号小红楼，是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楼，设备简陋，二层分东西两侧，启先生住西侧。每天下午，窗外树影摇曳，先生戏曰：“浮光掠影楼”，自寓主人的学识浅薄。此后，启功先生的生活起居、备课、创作书画、接待客人、辅导学生，都没有离开这栋红楼。

此时，高等院校的教育步入正轨，压在先生肩上的教学担子也越加繁重。学校成立学术委员会时，他被选为学术委员；开设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班，任导师，后又被聘为博士生导师。校外活动也与日俱增，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84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换届，先生由第一届的副主席当选为第二届主席。来访的、索要书画作品的客人络绎不绝。

启先生为了讲学和文化交流，还接连去香港，出国赴日本、韩国、新加坡。他经常是夜以继日地劳累，加之年事已高，体弱、失眠，有时彻夜不能入睡。有一次，我上午11点去启先生家中，只见屋内坐满客人，待客人走后，我见桌上早餐没动，想要把牛奶加热请先生用。先生说：“我不想吃。”又说：“昨夜没睡。”我见先生疲惫不堪，只好扶他去休息。不久，我再次去看望先生，只见门外贴有一信函，是学校写的，并盖有红色公章，内容是函告：“为了保证启功先生的工作、休息，每日上午不会客。”我看后为之叫好。

如果说过去我见启先生挥毫、创作书画的机会少，自搬到红楼以后，机会就多了起来。经常，启先生半天也放不下笔，有的客人张口就要四五件，先生是有求必应。有一次，下午写到天快黑了，写了十多件。为了让先生休息一会，我自荐来替他盖章。先生却说：“不必，我自己来。”这使我联想到：先生每创作一幅作品，从选纸、裁纸、选笔、调墨，到最后用印，

都是自己动手，十分认真，从不要他人代劳。例如用印，要根据每件作品的落款位置、选定用印的大小，用一方还是两方。凡用两方的，上必为阴文，下为阳文；上为名章，下为字。用印的位置、距离、清晰度等都恰到好处，一丝不苟。一件作品完成后，还要反复检查，没有任何瑕疵，最后才出手。这种真诚的创作精神是无愧于书法艺术的。这些对我无疑是最好的身教。

有一次我遇上启先生代人鉴定书法长卷，约有四五米。展开后，只露出一段文字，没露作者署名。先生便肯定地说：“好！”并毫不迟疑地说出作者姓名，随后再展出作者署名。如此计有清代名家姚鼐等十多个人的题跋，没有一个错的。我们几个围观者，无不为之惊叹，一致称赞先生在鉴定古文物中的一双慧眼。

我经常去看望启先生，主要是感到他年龄日高，身边无人照顾，想帮助他做些事，先生也从不把我当客人。有一次我上楼，见先生下楼外出，我见无人无车来接，就搀扶先生下楼，走出校门。我要给先生拦出租车，先生执意不肯，直奔公交车站，我只好把先生送上了车。在这之前，我曾听说先生为了挤公交车，曾摔得鼻青脸肿。

在和启先生闲谈中，我曾说到市场上有很多他的书法赝品，10元一件。先生说：“人家要吃饭嘛，你能不让人写？”当说到如何鉴别真伪时，先生说：“写的最不好的就是我的。”我还问过先生：“听说拟请您担任书法博士生导师？”先生回答说：“我不行，我不用‘搏’，一碰就倒了。”随后，先生又反问我：“你说字写得什么样子就是博士呢？”我无言以对。

还有一次我对先生说：“现在有人大量收集和收藏一些书法家的作品呢！”先生说：“有些人的作品，在作者死后升值，有的也不一定能升值。”

公元2001年，当我听说国务院聘请启功先生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后，说：“您现在是部级待遇了，应配专车了。”先生笑着说：“我不急。”

2001年11月，原辅仁大学美术系学生、我的师姐拟在炎黄艺术馆举办画展，由我代请年已八十有九的启先生主持开幕式，先生高兴地同意去。当我说我用车来接先生时，先生说：“不必！我现在有车了。”第二天上午，我在展厅门口接先生时，见他乘坐了一辆新的奥迪车。

在以后的3年里，我也患了和启先生同样的眼疾——“眼底黄斑变性”，先生说：“我们同病相怜。”由于忙于治病，视力也在不断衰退，我很少去看望先生了，直到最后在巨大的遗像前和先生告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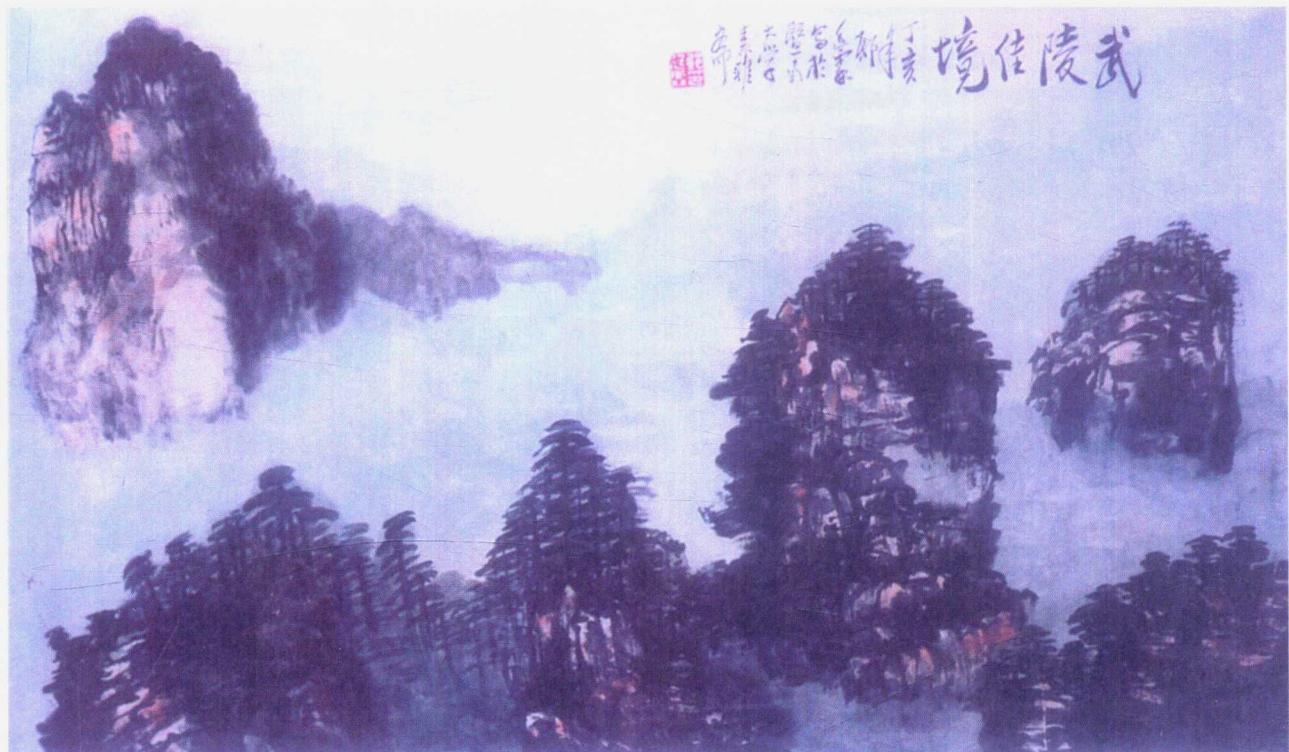
(作者为中国书协会员、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理事)

郎廷霖



郎廷霖，字沛然，男，汉族，中共党员，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生，河北省涿州市郎家场村人。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研究生毕业，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科副教授。一九八六年离休后，任暨大离休老干部诗书画研究会副会长，兼暨大书法社顾问和指导老师。离休后，三十来年，书法艺术成就卓著，社会上艺术界颇为关注。相应地授予荣誉教授，院士等称号。最近荣获甲午风云艺坛名流十二杰，中国艺术圈十大人物，百年中国国宝级艺术大师和世界和平艺术大师等崇高荣誉。

自幼喜爱书画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艺术，青少年时，在涿县书画名家教导下，学习国画多年，学有所成。参加革命工作后，来广州工作。在广东省计委工作多年之后，到暨大任教。工作期间，认真研究综合平衡理论，发表论文和著书立论，同时，在书画方面，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博采众长，融会贯通，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离休后，系统地研究书画理论，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临摹历代名家名作，借鉴经验，创新发展，不断前进！在临摹、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创作，把政治思想激情，寓于作品之中，写出我心中的画。同时，相应地参加了许多地区性，全国性和世界性的书画展和大奖赛。荣获多项金奖，并在政府奖文华奖活动中，荣获最佳创作奖，在国家级艺术成就奖中荣获一级奖，作品入编大型书画集，二十多部，出版个人书画集四部，被社会艺术界称为中国国粹艺术传承人和艺术领域十大领袖人物，并对作品给予很高的艺术评价。认为“在艺术领域，敢于创新超越，把爱国热情和思想与艺术高度结合，真正做到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统一。作品基调高雅，气象正大，风格庄重，富有民族感，具有大家风范和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在民族崛起的浪潮中，引领潮流，勇于前驱”。荣获终身成就奖和最高荣誉奖。



武陵佳境 规格98×50cm



山谷轻云 规格68×50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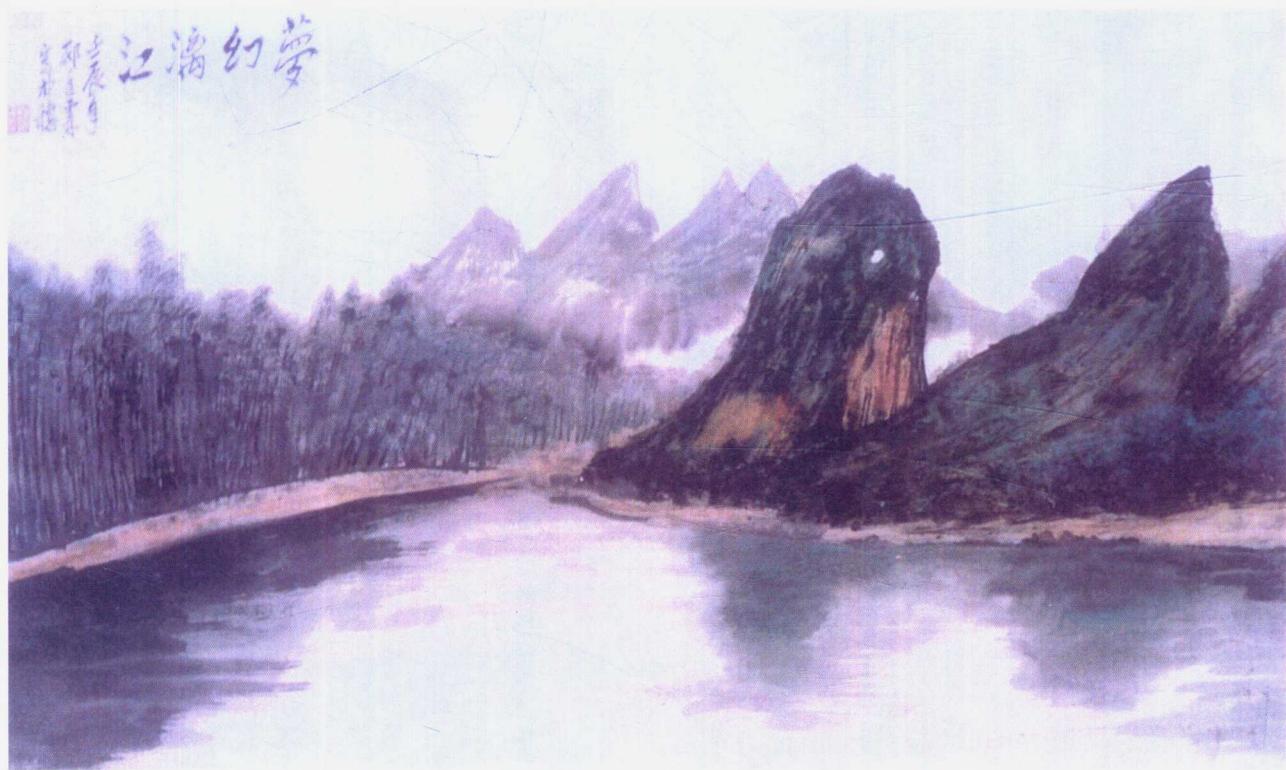


双人集 启功 邱廷霖

中国国艺



天然美景 规格98×50cm



梦幻漓江 规格98×50cm



故乡情思 规格68×50cm



家——拒马河畔小村庄 规格68×50cm